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7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宣府軍務疏

宣府軍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御史李秉公具題
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

皇明經世文編

于忠肅集

宣府

平露堂

昭和
月 年
日 購求



昭和不
年
月
日
購求

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

在兵法軍無全勇亦無全怯在能分其勇怯使各

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

得其用觀此疏知當時能實心揀料如此

氣雄壯，弓馬熟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真深知

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

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熟閑，某軍無勇而弓

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為其生死同致其憂也。

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

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尚書石璞選其精壯者一萬

一千餘名。定為頭撥。每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為次

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參將

楊能、楊信各領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

官軍修理邊防。其參將楊能說稱尚書比時挑選軍

士，止是出於已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

屬官敢為此言亦見當時上下無諱

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恐有緊急聲息，須

用合兵勦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柏玉、公同管隊官

真選揀身力精壯，弓馬熟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

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至又有領馬軍人

馬堪與戰，人無鬪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

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名爲頭撥食糧雖多而寔怯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者定爲頭撥遇有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爲次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亦○有○當○獨○持○之○者○臣切詳看論無當否合輿情者爲確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爲良法爲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

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于混淆勇怯不雜於並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况卽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爲急務若不早爲處置誠恐有悞大計乞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

為頭撥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各呂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剝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用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奉 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為勝

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眾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為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達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鞏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為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為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

朝貢往來之地若守禦單弱易起戎心故跡及之

此亦將師夙弊

納月錢或種田覓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况揀選軍士定為頭撥次撥三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柏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為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况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為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

湖廣賊情疏

湖廣賊情

先該湖廣三司等官節奏。見有苗賊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侵擾劇掠。殺傷官軍本部。已經不次覆奏。行

時因虜警乘機處處有寇然觀此疏寇亦微爾

令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珪等。調度官軍。設法撫捕。去後經今月久。功效箴聞。而前項賊寇聚有二千餘徒。比舊愈加數多。其勢愈加猖獗。且聲言要打武岡城池等語。而梁珪等非惟不能設法奮勇勦殺。抑且並無一字奏報。顯是各官因循怠忽。互相推調。不肯躬親督兵撫捕。若不督併勦除。即

目與師轉餉已及三年之上地方不定人心搖惑而

王府所在更宜備禦是為國體

武岡州又係有王國去處此衡州長沙岳州武昌一帶大江接連慮恐賊勢益張沿江上下聞風驚懼重貽後患未便又况寇不可玩兵不可久玩則賊情愈肆久則供給浩繁財力屈殫皆非經理之道治安之策合無賚文與王來梁瑤等上體朝廷付托之重下念軍民擾攘之艱躬親統率官軍將武岡州等處苗賊作急招撫勦捕務在和同計議協力齊心以收萬全之功不許顧望遷延玩愒歲月致貽一方之患

若今日各官苟且文具倘或賊寇勢大卒難整飭失誤事機罪將何逭若果官軍調遣不敷宜從將附近武岡州所在軍衛有司官軍民壯人等隨宜調用務圖成功以保地方以安人心仍將撫捕賊寇盡絕緣繇具實回奏

兵部為揀選武職疏

揀選武職

臣等切惟兵者國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此○寔○切○要○要使小大

○語○諸○葛○公○所○謂○先○為○不○可○敗○也○之任各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 國朝用

兵之制一本之以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一軍之中有

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

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

者也奈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

乏統馭之才偏裨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

有夤緣冒進非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

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兵政為等閑與士卒如仇

敵失利傾事職此之繇邇者恭覲累 勅在京總兵

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揀任將士臣謙繆膺總督

之任與同總兵官石亨等祇奉 德音即將各營把

總等項官員分別賢否具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

營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姓名數目在部備照今將選

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前定擬用心提督操練不

許循情作弊因而輕易動那以後若有事故陞調等

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營把總等官務要遴選至公

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仍將選補

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報本部以憑

○實○在○列○校○得○人○若○列○校○皆○失○其○人○大○帥○雖○賢○亦○難

于○一○時○整○頓○觀○此○疏○知○當○時○戎○伍○充○實○事○事○率○固

在○此○也

立○戰○功○在○大○帥○得○人○練○軍

查攷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負私自拿動委用者宜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參奏拿問治以重罪庶使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舉而不誤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

議處賊卜花秃疏

議處卜花秃

臣等切詳 朝廷之慶賞刑威猶天之風霆雨露故中國之馭夷狄必使 恩威並行然後遠邇畏服切照卜花秃原係建州右衛已故都督兀察男當正統十四年達賊犯邊之時跟隨伊父節來我邊剽掠人

畜後又糾合賊徒潛入遼陽地方偷搶馬匹射死舍下又將走回餘丁佟得受暗行殺死其為兇惡罪犯深重雖都督董山李滿住等俱係同類夷人親屬先
前董山等赴京通事昌英等審得各人俱要殺死卜花秃以報仇怨則是卜花秃非徒獲罪於 朝廷抑且致怨於同類今雖自來服罪非其本心實出於遼東差去都指揮王武等之所誘致雖 皇上洪恩俯從寬宥奈夷情奸詐亦難姑息若不量為處置使之稍有驚懼非惟外夷聞風而無所勸懲抑且此賊兇

○致怨○于○同○類○則○處○之○又○當○有○法○矣

強而終為患害。况獷獸出押而吞噬之性尚存。飢鷹去鞫而飛揚之態自若。防患慮後。不得不嚴。合無賚文與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從長計議。候卜花秃回還。到彼。或暫且羈留遼東。密切防範。仍行文與海西建州各種女直野人頭目。使其知卜花秃先前不合背叛。朝廷侵擾邊境原情定罪。合置極刑。朝廷但念其躬親赴京服罪。寬宥其死。令在遼東隨軍聽調。使其革心向化。刷耻易行。永不敢為非。候本人果能變惡為善。另行定奪。就令曹義差人將卜花秃押送

李滿住董山等處。令其收管。務在如法。嚴固鈴束。不得縱令生事為非。倘或因事發露。一體坐罪。此外別有長策奇計。可以使賊子知懼。不為後患。夷人聞風。亦知警畏。宐從曹義等。一面施行。一面差人具繇奏報。不許心懷猶豫。處置乖方。以致事體謬戾。自貽後患。緣係處置夷事具題。

覆教習功臣子孫疏 教習勲衛

刑部右侍郎江淵題。伏惟 國家隆古崇德報功之典。凡勲臣之家。前代既加褒銀。後世子孫得以承襲。

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然彼皆出自膏梁素享富貴，惟務安佚，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者多。當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惶失措，一籌莫展。不但有負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誤天下要切之事。詳其所自，皆繇平日養成驕惰，不學無術之所致也。乞將近年襲替過公侯伯等官，及未襲替其餘子弟各家，除與學職正大教官一員，專教其習讀經典武經等書，講明君臣父子綱常之道，仍令隨各營總兵官日逐操練，觀用兵進退奇正之法。如此實為有資。

此成○就○實○用○處○

於朝廷任用，且使各官皆得展効才力，不致坐享厚祿，始終保全，與國咸休矣。具題奉旨抄出到部。

參照切詳將臣之任，不博於古典，無以達事理之安。不練習於平時，無以應倉卒之變。比因國家承平日久，將臣子弟，往往溺於流俗，牽于世好，以致卓異者少。庸碌者多。茲當多事之秋，正宜簡將之日。所據公侯駙馬伯之家，雖間有奏討學錄訓導等項，在家教書，然其中亦有不曾奏討者。合無行移五軍都督府，轉行各該公侯駙馬伯，查勘各家，若無教官訓誨子

此是具文無益

弟者令其逕自具奏吏部查照明白即便簡拔學識
 正大相應之人奏請除與專一教習經書開導禮義
 使知尊卑之分及公侯駙馬伯持身處事之道并隨
 住弟男子姪若有年力精壯堪以操習者俱開本
 部日逐赴營隨同總兵官演練武藝不許晏安怠惰
 因循度日以負朝廷之恩以隳父祖之業如此庶
 禮義之道明而將不乏人騎射之藝熟而用不誤事
 緣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

擒獲達賊疏

擒獲達賊

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
 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
 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
 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
 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揆接使臣別無奸細
 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擒拿邊臣多以小事起釁只貪一時之近功
 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
 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為
 此特一俘虜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啓釁舍之

不以為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 聖恩。乞 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 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賫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 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之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搦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繇。及遠探隨後。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繇。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 勅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怠廢軍政疏

軍政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奸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 聖恩寬宥。弗加罪責。然臣等切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况終

日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奸。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卽日虜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嘗寧息。舊耻未雪。當臣子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宐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頴等所爲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

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己之嗜欲。豈卹衆情之艱難。曩

追論前失。繇軍政之不肅。

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繇爲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夤緣黨比。戰鬪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爲讐仇。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頴等又復

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頴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頴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駟儉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頴、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

並行。而戎政修舉。臣等猥以駑鈍。叨掌兵戎。顧惟將帥之用舍。繫乎國家之安危。事有當言。不敢緘默。

覆大同守禦疏

大同守禦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各步操。乞勅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

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卽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旣勇悍。尤耐飢寒。自晉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

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寫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斂盤纏。况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若得就近於大衛軍附近充補既服水土又省逃亡稽勾誠良法也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

有急有緩。今者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

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

敷陳事理極為明悉

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

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

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鬥。比與山西河南

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

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

得裴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

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不多。

難以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言。不為常

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

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類

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為繇。生事擾害。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為懷柔遠人疏 貴州宣慰

吏科抄出吏部左侍郎何文淵題。臣訪得貴州地方

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

設都司衙門鎮守其地。太祖高皇帝命鎮遠侯顧

成在彼鎮守事簡民安遠人畏服永樂十一年湖廣

布政司參政蔣廷贊具奏於貴州開設布按二司將

設立布按二司則撫綏有方人民殷泰若止立軍

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管不過三

衛不設二司如遼東地方終成邊鄙此亦得失之

四長官司人民每司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點差

驗也於今已漸開闢多成樂土信此議之未允矣

弓兵皂隸門子庫子驛夫等項應荅不前官吏在彼

廉潔者少貪墨者多又從取索民財土民受逼日漸

困窮以致去歲苗賊反叛殺害軍民總兵官官聚又

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起謀逆劫殺地方燒毀

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屢常交鋒殺人盈野自去

春以來米糧艱難人多餓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未必不繇於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

行糧餉為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僭運供給勞

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

有雄兵猛將急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懇

乞 勅兵部計議其被賊燒毀衙門弗復起蓋布按

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地方

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

衙門都指揮等官以鈐束軍衛遣大將一員前去鎮

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便於言語者，前去招撫。便宐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等因，具題奉。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今八十餘年。法改土為流則難改流為土則易若因事弃地豈易制已定，地方無虞。此年以來，為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干聖慮，勞師遠征。

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負皆能効力死守，及總兵總督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繇具奏。况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璉、總兵官保定伯梁瑤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負等項緣繇，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宐，上不違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其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

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箐而為險効蜂蟻而屯聚既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孰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諳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即遣建議之人于專局恐亦未當官量與陞職請勅并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璉等相度賊勢便安招撫惟復不必差官只差人馳驛賚文與侯璉共同總兵官梁珪等審度前項賊情量安撫捕務在日下寧帖緣奉 欽依該衛門看事

理具題

兵部為求討等事疏

處置夷番

巡撫四川都御史李匡咨稱訪得舊威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為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與朴頭党者木瓦石又蘭日駐陸寨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察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有進貢俱從日駐等寨

經過於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草坡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勦，其董卜乘時調領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古敦道路。該四川三司勘得古敦係雅州靈關，其路險峻。正統八年間，勅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豆若寨頭日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兄朶

魯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爲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并松蓬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間，董卜撥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搶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舊維州，亦行撥人守把。景泰元年間，董卜要進馬匹盔甲，從保縣出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勢，備繇具奏，欽蒙勅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

詣撫却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千餘衆。護送馬一百餘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阿賞杜阿泰王級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威州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威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爲雜番侵奪。今爲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

可以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退還保縣。未據回報。聞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虜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攷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韋臯嘗與吐蕃大戰於

維州則是吐蕃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

論事有根據

其行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

而來。則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

汶川縣。一路從僚擇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

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

制番之道在官

吏撫馭得宜

不專在地勢

此論允協

馭抑聞本番之放肆。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受任以

來。仰體 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其加意。以今較前。

此得番人本情

漸覺聽撫。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

利。吾賜予。以故韋臯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

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既而軍

府厭於廩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

望 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

即令賚 勅與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碉房。退還

保縣掌管。臣在成都日少。仍乞 勅四川三司并鎮

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

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馬匹既已阻却。盔甲仍

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臣之愚見如此。具題奉 旨。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

得董卜韓胡宣慰使司掌司事都指揮同知克羅俄
 監粲自恃部落強盛陰懷異圖非止一日其控御之
 術防閑之道誠不可不加之意今既都御史李匡計
 議彼中地方險易事情緩急要行請 勅克羅俄監
 粲將舊維州碉房退還保縣掌管并請 勅四川三
 司鎮守等官凡遇董卜韓胡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
 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阻却馬匹令
 進盛甲係干處置夷情合當請 勅李匡當知克羅
 俄監粲之奸當念地方撫巡之重其於一應夷情邊

備務要博采衆長折以中道剛柔兼濟寬猛適宜本
○駁○吏○之○道○盡○此○教○言○矣○
 之以廉明濟之以通變毋生事而激變毋縱惡而長
 奸毋貪小利以墮賊計毋邀近功而妨遠圖必須十
 分用心不許纖毫怠慢致貽後患緣係處置夷情具
 題

兵部爲邊情事疏

夷人奏
討書籍

照得董卜求討書籍一節攷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
 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
此二議皆有所見
 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吐蕃

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
 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
 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
 臣以為成都記。即成都府誌書也。一府之形圖關隘。
此段大有概略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誌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
 方輿勝覽。天下之形像閔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書
 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
 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
論事亦透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不若因其請

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朝廷
 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 勅禮部計議。將董卜所
 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 勅令將舊維州地方。
 還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臣之愚見
 如此。該禮部欽奉 聖旨。欽遵到部。除奏討書籍另
 行奏請給與外。所據令將舊維州地方還還保縣一
 節。移咨到部。參照董卜韓胡克羅俄監燦其誦詐之
 心。桀驁之狀。陰懷異圖。非止一日。今雖要令將舊維
 州還還本縣。誠恐本人反復多端。貪戀土地人民。不

肯退出。并雜谷安撫司達思戀長官司。雖稱退還。亦不見著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等語。俱屬虛詐。又稱雜谷達思蠻。雖得地方。俱聽董卜節制。則是雖有退還之名。其實占管如故。李匡所謂洗心向化。未必不爲虛言。合無行移羅綺。再行公同鎮守。周貴等從長計議。其於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韓胡革心向化。別無變詐不實。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燦。以謂爾今奏討書籍。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係附近保縣去處。爾既有恭順之心。不失臣節。宜將本州地方退

回本縣。以表臣順。毋得猶豫狐疑。自持兩端。仍令羅綺當知克羅俄監燦之奸。當念地方付托之重。必審勢度情。必輕利重義。今後蕃夷饋送物件。雖不可遽然辭却。以生夷人疑貳之心。亦不可輕易接受。以啓夷人輕侮之意。務在處置停當。俾上下相安。緩急有濟。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邊務事疏

處置三衛

該提調軍務都御史鄒來學。議得近來虜寇當背義肆惡之餘。有去逆效順之舉。欲將人馬當回。恐阻夷

人向化之心乖。朝廷柔遠之意，兼以傳說境外事，情已示驗，放入關，差人伴送，及具奏外，臣等切詳朵顏等三衛餘孽，先年勢孤，鼠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統十四年也先猖獗犯邊，已結成一黨，乘機搶掠，今既隨同也先遠遁，而復來本處居住，顯係也先部落三衛夷人陰陽反覆最須得駕御之宜之數，假以進貢爲名，包藏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忠之釁，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糾合也先之徒，而窺我兵馬之虛實，卽目遼東屢被其患，腥羶之計稍遂，犬豕之態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相去賊巢

不遠，履霜堅冰之戒，政在今日，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警急聲息等項，當卽具奏許令入關，其餘來非時節，及無真實境外事情，合無照依。太上皇帝勅旨，就便阻回。候聖節及冬節前來進貢，照例審實驗放，伴送赴京，仍要多方密切，差人哨瞭，如或此賊勢衆，離邊寫遠，必須指實具奏定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搔擾，我有可爲之勢，卽便調領所部軍馬出口，相機設法剿捕，以弭後日之患。具題奉旨，欽遵到部，參照奏稱兀良哈

泰寧朶顏福餘三衛達賊頭目。照依比先年間勅旨。今後歸順傳報聲息。許令入關。其餘就便阻回。候冬年令節照例赴京一節。臣等議得前項夷人。自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屏蔽我邊。往來通使不絕。後因在邊出沒。大出官軍征勦。以此堅彼黨與之心。遂懷叛逆之意。乃者也先大衆犯邊。皆倚此賊爲前鋒。鄉道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請和。遁去而兀良哈三衛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陰有窺伺之心。未曾明白寇擾。近又節次遣使臣赴京

進馬。

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必以

○驅○駕○此○虜○不○可○先○示○疑○二

爲有異謀。因懷疑二。或奔投也先。或自相糾聚。侵擾邊方。自貽後患。兼之此輩部落正在南北二邊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迤北逃回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尚且被其截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犬羊致慮。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繇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况朝廷之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防

奸禦侮保邊弭患長策即目京師內外百穀茂盛人
 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我虛實我
 則示以至誠無偽是時我已內寔故覆謀如此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
 誠若果遠然斷絕慮恐自開邊釁且虜寇奸詐固不
 可測而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兀良哈三衛數人逞還
 之間便透漏中國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陰
 謀不測比之此輩尤甚揆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之乎
 兼措置邊務撫柔外夷有當守經有當行權者斯時
 虜寇也先等吞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兀良

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則暗受也先約束所宜行
 權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醜虜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
 惟犬羊之性無常所利者貨財飲食其受制於也先
利誘之相離所失者多未必心悅誠服不過威脇勢迫而已
 朝廷待以恩

信加以賞勞既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為我邊屏蔽臣
 等再三籌慮所奏難准合無行移永平山海等處提
 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學嚴督一帶邊關守備官軍晝
 夜謹慎防閑遇有虜使到關審問來歷明白別無寇
 擾情繇隨即驗放差人伴送赴京不許日久留難致

生疑惑以開邊釁其間如果虜使數多帶有器械衣甲及哨探隨後別有虜騎按伏事在不測情有可疑。安從各官設法處置相機戰守仍一面星馳差人具奏○著○此○議○更○為○周○安不許指此為繇一槩縱令入境而失誤邊務自取重罪。

覆中書舍人何英疏

陝西鎮守

兵科抄出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英題臣聞宣德年間瓦剌脫截殺散阿魯台其治下散漫餘寇阿魯朶兒只怕等五六百人潛躲於甘州等處邊境攪擾

陝西百姓數年轉輸甚至艱苦今北賊也先殺散脫

叔拾殘虜

部落亦

用非

常建

言者

脫不花部下敗殘窮寇無所依歸者甚多欲歸也先則自相猜忌而不敢歸欲往遼東大同宣府沿邊一帶則畏懼邊軍并三衛達子而不敢往只得在於甘涼寧夏沿邊逃躲潛住臣今思莊浪達賊節次殺死官軍搶掠人畜於近邊攪擾者正此窮賊也况虜中多係甘肅住坐回回熟知地方邊境城池及楚肅二府養馬草場去處倘黃河結凍餘寇糾合復來近邊攪擾實為未便乞勅該部選差諳於幹辦通曉夷

情一二人賫捧 勅諭詳寫榜文前去莊浪等處跟尋殺死官軍為惡達賊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如從則招撫來降倘或執拗不改前非則量調涼州莊浪等處見操官軍相機勦殺以除邊患便益奉旨欽遵到部參照中書舍人何英奏稱其言要差通曉夷情一二人前去莊浪跟隨招撫殺死官軍達賊一節議得賊虜之情譎詐多端去來不常居止靡定部落星散實難結以恩信大眾軍馬尚然追之不及今二三人却往何處跟尋兼且也先既已不使使臣今

便招收殘寇也先或因而啓隙却令人跟尋殘寇則是自起釁端而非安邊禦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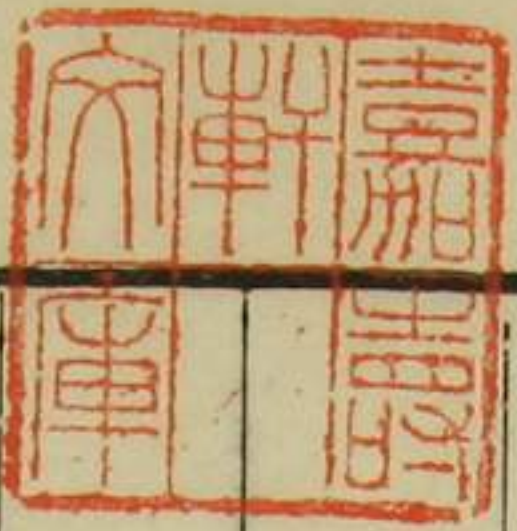
道况近日甘肅一帶擾邊達賊又未審的係何部落設若京師差人到彼跟尋萬一疎虞未免失所受辱非惟因而透漏邊境消息抑且醜虜謂我將臣之無謀徒惹邊患無益於事委的窒碍難行但于邊務夷情合無賚文與甘肅總兵官王敬公同參贊軍務都御史宋傑等從長勘議前項賊寇是何部落有無來歷即今應否差人前去招撫如果相應就於彼處選差諳曉夷情人員徑自設法相機進止前去哨探得

自督撫遣人其進止機要自可隨宜于事體為輕

見宣明若朝廷遣使則所關國體不細朝廷恩威諭以利害禍福令其歸欵效順。差人伴送赴京自有重大陞賞若賊情奸詐恐有後害難以差人亦要謹慎防範遇警隨安戰守然此事王敬等必須斷以大義決不可猶豫狐疑苟且謀計及輕易舉動致損軍威有乖事體仍先將應否緣繇差人馳奏毋得遲誤若各官輕率怠忽處置不當異日誤事罪有所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編輯

錢爾進及甫參閱

朱簡齋先生奏議

疏 朱 鑑

請減屯軍子粒禁革奸弊疏 屯軍子粒

據廣東都指揮僉事張玉咨呈稱節據清遠碣石雷州海南神電廣海等衛南雄韶州捷勝靖海甲子門

等所管屯指揮千百戶楊璟等呈據各該屯田旗軍劉良受等連名狀告俱克各衛所旗軍蒙撥屯種辦納子粒。通年本軍例納細糧六石。切息原撥荒田每軍多者二十畝。少者十數畝。多係深山窵遠及濱海去處。其間有水源灌注者少。山坡者多。望雨成熟。旱涸不收。且如民田每畝起科。多者四五升。少者一二升。尚且辦納不前。今屯軍田土每畝納糧三斗。二十畝者納糧六石。又有不及畝數者。一般辦納。委實艱難。與民爭種。互相告訐。連年不絕。永樂宣德年間。惟

納稻穀。俱係各衛所自行收納。虛多實少。亦可拖延。今納細糧。撥與有司。見數收納。俱要實米到倉。誠革奸弊。但軍士有新舊不同。丁力有多寡不等。致有典賣兒女者。有貧乏逃亡者。甚至不得已。糾合爲非。苟圖衣食者。况兼通年雨水不均。禾稼不熟。誠恐追徵細糧。逼迫逃竄。告乞優恤。減分辦納等因。備呈。據此案。照先爲戒諭事。節該欽奉勅諭內一款。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卹患。除奸去弊之事。許指實直言無隱。體得廣東福建。俱係濱海去處。瘴癘之地。

山多田少地瘠人貧附近好田多被頭目占種所撥
 旗軍屯田俱係深山寫遠處所山嵐瘴氣所侵軍民
 亡故不少以此惧怕前去名雖下屯實在衛所有田
 者少無田者多及至比較之時又將徵收銀兩送與
 官旗攬納一遇追併有力者照例納足無力者典賣
 妻孥益之管屯等官通年春種之時指以查點青苗
 等項科歛打發秋成之際指以比較子粒等因索要
 使用計其一年所種不勻一年所需以有數之軍士
 恣無窮之漁獵所以逃亡數多屯守無備深負皇

上卹軍之盛意經國之遠圖如蒙乞勅該部計議暫
 將此等地方子粒減分徵納以舒軍士及行各按察
 司專委廉幹僉事一員往來提督除革奸弊實為便

益正統五年上時
為監察御史

請開設京衛武學疏

開設京
衛武學

該成國公朱勇等揀選到弓馬慣熟幼官一百員銓
 選教官訓教歷代臣鑑及武經等書使知尊君親上
 之道竭忠報國之心委臣前去提調稽其進業除依
 奉外又該本官推訪到曾經戰陣勇敢當先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本年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也要他熟讀武經百將傳等書曉得用兵方畧以待試用吏部俱已奏除訓導楊義等六員前去行在前軍都督府兩傍空屋內各另立學分教欽遵前去幼官學內提調訓誨及去紀廣等學內稽其進業都指揮等官迭兒必失等多有告稱年老不能識字難以熟讀及稱說公差等項不來聽教又有訓導各另學堂偏執已見講解不一各官難以聽受恐非設學教養經久利便之成規也臣稽諸典籍成

周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諳孫吳之科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

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爲博士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觀 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

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於各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內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蓋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啓，則得人之效未著。况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屬，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頒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與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

兒男及敦敏英俊無此一番鼓舞則幼官則趁其年少則不妨操備子孫終不送武知書亦終身不習政事矣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

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錄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錄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今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兵方略，并武經等書，然後回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

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調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式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於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為國之用矣。

正統六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請補軍民冊籍疏

軍民冊籍

國家以民數為重。軍民以冊籍為先。凡在有司。理當

收貯。洪武元年以來。軍民等項戶口。俱以版籍為定。每次重造一樣五本。戶部及司府州縣各收一本。存照。以備日久。吊查。俾奸巧移易者。不得售其私。避重就輕者。不得更其役。立法之意。至矣備矣。臣近往太原等府。遼沁等州縣。清理軍伍。為因各處軍民告訐。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梁軍冊。查理分豁。其各該官吏。推稱年久。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民。捏為軍。以致連年告訐。互相推調。空歇軍伍。乞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

籍冊并節次原粲及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
寫補修整完備其迷失損壞燒毀無存者著令吏書
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粲
丁口其克軍來歷衛所鄉貫備細緣由依式補造照
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如法安置時常晒晾庶
版籍定軍伍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正統十
二年上

時爲左
叅政

撫安軍民疏

邊防

題爲撫安軍民事奉勅爾等即曉諭撫安人民各安
生業毋令驚惶但不用心撫恤致小民失所或因而
生事爲非俱重罪不宥爾三司仍各委的當堂上官
作急前來鎮守代州一帶沿邊地方提督鴈門關官
軍守把關口嚴謹設備防慎本司已委左叅議羅恪
前去會同提督守備外切照山西地方極臨邊境所
屬官吏軍民人等欽蒙 皇上洪福厚恩不知兵者
八十餘年矣所以終歲勤動僭運邊儲供給軍餉冀
衛民生豈期大同一旦失機致賊長奸逞兇殺虜腹
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遠勞 聖慮幸師親征人心

已安賊必遠遁然恐此寇詭詐百端姦計萬狀或詐降或請和或去而復來或散而復合或設伏我要衝或邀截我歸路或聲東而擊西或佯北而突南或攻城搜山而劫虜我民財或出哨安營而窺伺我兵勢雖萬無此虞亦不可不爲先備也如蒙准言乞多擇智謀大將挑選精銳騎兵每一營用總兵一員參將二員騎兵或一萬或二萬不可過多多則難擇惟在三令五申之嚴須用四首八尾之法布列安營守衛行在先發夜不收微行以潛覷其動靜次發遊奕先

鋒升高以觀其隱伏量敵而進慮勝而會然後發兵四出策兵繼從分彼之勢破彼之謀各自爲正奇夾擊其左右或攻其無備或出其不意或勦其夜後或擣其暮歸或據險以乘之或多方以誤之勿拘于一營勿局于一陣或設伏以邀截其歸路或出奇以夾擊其奔衝務要左右相援首尾相應切不可孤軍深入亦不可追逼窮寇慎防佯北之詐謹備奔衝之突凡敢勇當先殺賊有功者則速陞賞畏法逃遁不行策應者則速責罰以勵我兵勢以奮我兵威使彼虜

無所加。衆無所用。立見狐奔豕突。膽喪心摧。決勝于須臾。安邊于悠久。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兵法有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書之所載。理必不誣。欲求萬全。在茲一舉。惟 皇上裁之。又照山西地方。即目人心未寧。雖有三司。事難專主。伏望 聖恩。暫遣大臣。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馳驛前來。便安行事。撫安人心。計整邊務。候邊境寧息之日。依舊取回。正統十四年八月進時為左叅政

隄防達賊懲勸善惡疏

駕陌士木封事

欽奉 皇太后明詔。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畱賊庭。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皇上生在深宮。長於內府。不知兵是凶器。將是處官。屈萬乘之尊。輕為孤注之舉。欲固宗社。惟在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可也。欲禦虜寇。惟在選將練兵。積粟補邊可也。奈何舍唐虞三代之聖謨。却乃蹈懷愍徽欽之覆轍。况今年五月初四日。上天垂象。凡有目者。皆得

而見也。欽天監豈有不知，又可深入賊境者乎？是何姦邪，竊弄神器，左使皇上踏此危機，荼毒生靈，拘留大駕，上貽聖母陛下之憂，下爲官吏軍民之苦。誠可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也。然既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臣恐此寇詭詐百端，奸計萬狀，節將所獲盔甲器械等物，運去而復來，常以所掠金銀錦段等寶，取去而復索，腹裏橫行，剽掠牛羊騾馬，動數十萬計，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尚在關外剽營，節據飛報搶虜，却說請和，又云結親，

意在寬我之心，實欲中彼奸計，攻我無備，出我不意。

又欲因我怠而來擊，此皆兵法也。不可不慎，不可不

宋朝往事可鑑

防。請和不已，必至結姻。結姻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克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欲計長治之謀，未見其可也。兵法有云：千里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今彼寇以數千里而趨利，其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而失利，却蹶上將軍，窮究其原，豈無其故。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

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於私室。此所以乘勝長驅。莫之能禦。我以賞罰必聞於朝廷。號令皆制於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所得之物。必解於公家。此所以屈力殫貨。愈見敗衄。今以結親為由。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所謀者大。其志不小。假以送駕為名。始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為今之計。宗社為重。急於擇將。速於練兵。擇將務必智勇之才。任將須要權謀由已。暫停中貴監軍之制。假以生

此第一策

殺賞罰之權。使我志無所撓。計有所施。重整漫散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所積之財。發太倉陳腐之粟。能勦一賊者。賞銀十兩。陞以總旗。斬二賊者。賞銀二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能運籌制勝。斬將搃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賊陷陣。安邊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賞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孫。惟圖功成。勿惜國費。兩言甚明。給賞自己之軍民。勝饋外夷之虜寇。孰不奮勇。孰不當先。徵取各道勤王之兵。名為討賊復仇之眾。京師

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荆河南山西出鴈門與夫宣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並進駐劄大同併力夾攻互相策應出奇擒捕相機追勦務使狐奔兔突膽喪心摧決勝於須臾安邊於悠久奪駕回還窮寇自遁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否則恐以送親爲由乘機隨駕而進衝突京師驚犯陵寢閉門割地束手受制諸道援兵一時難至天下大勢何日得安勿謂此寇不足憂勿謂和議爲可喜苟安於一時貽悔于後日即目雲渾應朔等州縣天城陽和等衛所官吏軍民人畜已困兩箇月餘賊兵尚在往來遊騎各處搜掠田禾不得收成柴薪不得出採牛羊不得牧放莊田不得照瞭糧食將盡薪芻無遺急於索兵勝於拯溺猶懸待解猶饑待哺倘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攻而自拔矣也先如果欲送駕回京結爲親姻和好實則未爲可喜虛則愈當隄防先令收其胡黨招回遊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歸無搶虜之虞有安生之樂遣人通報挾彼誓盟務必省去人馬須要收其甲兵單人單騎方許送駕仍令梟將

擁兵居庸慎防賊黨乘機猖獗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計整於來年伏望 聖母陛下 邨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臥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取之不易守之實難豈可委任奸邪致使專權用事切照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立意皆以誅王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歿中外皆以殺諫官爲諱爲厲之階莫甚於此古云事歸朝廷則治事歸宦官則亡史有所載理必不誣 太祖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机有妨國

政書曰監工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望 聖母陛下

邨王殿下坤德宏厚軋剛宏斷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速爲張主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勢之門凡有軍國重事委之文武大臣公同計議可者行之其不可者已之斷克如斯事必有濟早革內寺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苟或仍用姦邪復竊政柄枉誅忠良自悞國家外寇不發內釁必生寧能不慎豈可不憂况今 皇上被畱賊庭臣下當歿草野奚暇

顧逆鱗犯忌諱者哉。倘或念臣愚忠，寬以斧鉞，滅王振之門，陞劉球之爵，使奸邪之徒斂跡，忠良之士類興，則宗社奠安，天下幸甚。臣前任叅政，不居言路，今忝憲臺，豈敢緘默。正統十四年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上。

請罷歸併州縣疏畧

請罷歸併州縣

看得大同為京師之羽翼，馬邑等縣又為大同之羽翼。若併去馬邑等縣，是自折其羽翼也。倘或人去城存，被賊所據，絕其糧道，而大同應朔，豈能固守乎。邇者達賊犯邊，不敢久停于此，因見大同州縣數多，各

以自守根抵焉愚

敵虛勢兩利之策處城中人馬尚存，誠恐出兵夾擊，以故不敢久留。倘

或歸併，賊人復來，分兵據守，邀我糧道，絕我生理，邊報聲息不通，軍民往來不便。臣恐大同等城，不待攻圍而自困憊矣。况渾源馬邑等州縣，較之口外衛所不同，衛所之中，不過軍營，動則不妨于糧賞，州縣之內，多係居民，移則必誤於農種。乞行大同總兵官，早罷歸併之謀，仍設守備之兵，僉募本處民壯，協同各所官軍，互相策應，且守土城，賊多則堅壁勿戰，賊寡則相機剿殺，分遏賊勢，以通糧道，候邊境寧息之日。

設法燒磚包砌、逃者召回、貧者賑濟、免糧免差、且耕且守。各城既守、則民心可安、糧草不悞、糧草不悞、則大同可守、京師自固、而天下舉安矣。正統十四年巡撫山西時上

請趨吉避凶疏

陰陽地勢

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強、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內局四勢論之、往日以北平布政司為正宮、故以

晨昏鍾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為正宮、晨昏鍾鼓、不空在後。緣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左為陽、右為陰、左為華夏、右為夷狄、青龍空動、白虎朱雀玄武空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東、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為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葺、蓋朝暮焚香、鍾鼓齊鳴、又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胡人所剏、除之可也、奚為復建、加以西

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
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犬戎衝突、皆因白虎
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
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
尚欲趨吉、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乞勅、在廷文武
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果欲事佛
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
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

樓移來東臺基、厥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
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
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
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迤北順天
府地方取正、蓋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
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
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安、八方氣候
相應、則殘胡自敗、草寇不作、而國安民康、天下太平

矣。正統十四年上
時爲巡撫山西

陳言邊務疏畧

邊務

田興傳說虜中之言未委虛的然賊情譎詐不可不備今訪得各處邊將罔念子孫有世襲之榮各處軍壯不思朝廷有陞賞之貴各顧身家不肯殺賊每以軍少難敵為辭屢以糧缺不供頻奏釀成邊患致增聖憂殊不知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兵多則費財戰久則挫銳昔蘇建以三千而擊匈奴二十餘萬岳飛以三千而破金兵三十餘萬是其驗也豈在多乎惟在兵將一心號令賞罰攻戰調度之法何如耳若軍令不嚴操習無法人心不齊器械不利縱須百萬何益之有用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詐欺而已用之禦寇不過退走自相蹂殺而已斬首者不過一二而被戮者則舉一而遺百生擒者不過二三而追奪者則張百而成千微立勲勞喬望陞賞况將在外殺一人而必以上聞權輕甚矣何以御衆總兵既無擅殺之權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征避難者相繼而逃臨陣畏死者成隊而退習為常事全無紀律再不假以威權申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牧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

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牧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

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及訪得大同，見有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將沿邊渾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各委能幹都指揮一員，或二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一則防運邊儲，一則護民耕種。賊少至，審勢相機剿殺。賊大至，則通報出奇夾攻，或擊其前，或邀其後，齊力鏖戮，殊死鏖戰，破彼之謀，摧彼之鋒。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在逃，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壯，以肅軍威。庶得將令嚴明，人心齊一。事寧之日，造冊奏聞，則賞功之典速見，而人樂于趨事，罰罪之法速行。而人惧于逃躲，使或仍循故事，務拘常法，若不假之以威，不借之以權。雖蘇岳復生，鮮有能成其功者也。殆見屯師日久，邊儲日乏，馬無薪藪，人無糧食，賊勢猖獗，民心驚惶，以守不固，以攻不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其欲賊兵自回，邊境自息，是欲却步求前，豈可得乎。

景泰元年為巡撫山西時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徐桓鑒惠朗叅閱

李文達文集

疏

李賢

論太學疏

太學

祖宗朝太學之士有竟拜給事中御史者士惡得不自奮勵其後以入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
進起家至丞簿耳雖有各師儒其誰信從耶
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



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矣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

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恠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續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歡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于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
 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平安天下於是平
 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
 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
 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
 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公為文選郎中上此疏於景帝後給事中李伉等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

以災異上書稱公忠言官賜稱乃版奏命翰林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

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

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畱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鳩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

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注于樂。臯陶之戒。舜曰。

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大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瘳。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

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畱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卽告。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嘖一笑夫一嘖一笑尚不可輕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

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時帝頗尚奢侈太宗伯楊寧讀公疏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

嘆息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

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

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絺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官人首飾珍

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
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日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
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
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
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
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歿。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密禱卽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
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
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
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

聖明紀事 卷之一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夔夔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 畱心

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焉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

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陛下
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
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
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
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
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某也。如此則播名於無窮。豈不
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
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
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緜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
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
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
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
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
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
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
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公為進士時上此疏三楊當國竟寢而不報其後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

李文達集 達官支俸 平露堂

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瞻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卹。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

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而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

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誥勅疏

官員誥勅

臣聞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掌。于誥勅一事。至爲詳備。可爲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追奪。于是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曰無異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

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爲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夫有國家者。未有舍此而不爲也。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于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旨意。今後誥勅。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聖意所在。若以爲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爲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

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况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得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我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虜疏

禦虜

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報讐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况列於侍從。立於 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拒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中。蓋為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今之。火。器。能。取。勝。於。數。百。步。之。外。尚。以。畏。箭。而。先。發。何。况。火。鎗。之。近。者。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還須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

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

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管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聞也。况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塞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

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爲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邊防事宜

邊防

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邊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為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其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點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少今多事之時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于都指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操以備警急

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其後山東用原傑薊州用閻木宜增巡撫重臣而臨清一方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壯請勅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土軍請

就勅綱於彼招集，選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涼地方虜寇出沒，請勅陝西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來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永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

防禦，候明春無事回營，密雲鎮守指揮王榮，名位尚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

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保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巡撫叅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無為，懷姦避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丘弘亦陳此議，已蒙允行，今議得鎮守遼東右叅將

都督僉事劉端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盧祥俱年力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蘭縣有都指揮同知管斌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璟見充叅將守備寧遠請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斌盧祥員缺兵部另會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等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巡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魯鑑鎮守未免頡頏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閒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用者合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調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付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潼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不可不慮宜增設謀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新開運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欲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止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

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 雯舒章叅閱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言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壅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

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

但苦沙多易淤耳

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

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疏廣濟河

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

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

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

為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

大不至泛濫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汶泗之水清尚有此患安可引入黃河耶地形日可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緩明挑清急則嚴闔禁可也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益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條議五事疏

戎備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募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于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獨石。一出太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

一西邊去京師窻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

方數千里。關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

恐即用近邊一帶之民為便。取於西鳳內地。或

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

致擾民

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為兵。願兩三丁為兵者聽從。免其糧差。每府立為一營。委廉幹官管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關支行糧。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舉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者。初雖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悞事。雖加點責。無補前虧。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酌知其才能智勇。僉以本職。參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能幹。乃可命為參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官爵。如此則為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公同點選。逐隊閱視。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立為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効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

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問以攻

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

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參隨使用。有功之

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憾。為國家之用矣。

碑畧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宜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灤。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峯之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過則恐南溢於運河。微則資北流而已。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櫛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馮瑞振振仲參閱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 輅

邊務疏

邊務

題為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黃緣在京居住卽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無室家可恃

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人○情○久○于○京○師○則○不○欲○復○歸○邊○塞○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愆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

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役軍夫。攬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

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遣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軍士。有悞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

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乞勅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招撫流移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趨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革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益州之驅李特是也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鳳處地

驅逐流民必至主變如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庄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實京師為強本之計

既以安流移又以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言雖美而難行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弭災疏

弭災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為祥。轉危為安也。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災變迭見。臣等忝職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寔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上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

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

遺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叅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皇上卽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家，一物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陛下明頒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

身處輪扉而欲廣開言路，此亦人情所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卽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卽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繇。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灾害何憂不息哉。

一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慎。

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窮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勅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厘不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鑿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

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卽頒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穀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中鹽引招商上納。艸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克實。庶不臨期悞

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閱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勅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并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廠疏

請革西廠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

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緣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大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其執不得不然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汪直之失。雖
得論奏之為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
得論奏之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
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
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
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
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
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

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
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逮呆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
可為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
心。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
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灾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
此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
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
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

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聖斷。謹俯伏俟命。

序

璽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卽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巡哨。蓋制敵禦寇。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入。而其指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老

于世故廉公有為文臣一人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
皇上即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

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叅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

以聞。工。留意人才，若此，何患不治。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

屬大事，朕固識之。即日降勅諭，俾往隸其事。時獨石

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

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

容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

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奉璽書四十餘通，茲特

具錄屬輅序，將什襲以為寶訓。臣輅僚員內閣，每邊

方有警，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議，親授成算，俾

撰勅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

或因奏請，隨事諭旨。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

而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璽書之外者，

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煥舖，築義塚，利人之事，難於枚

舉，可謂克當闡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堵，有臣如

此，上復何憂。昔裴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

為朕卧護北門可也。盛嘉勞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刺加國僻處海隅，去京師不啻數萬里，蓋其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刺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稟正朔，承錫賚，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速魯檀無答佛那沙，既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詣闕。

下請命，我皇上憐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言水劉偕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贈言。予惟國家撫御華夷，此固列聖配天之大德，我皇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以宣布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歲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予亦曰：聖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偕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爲，可

謂不辱 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州新河

濮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卽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况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於是都憲躬爲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岍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遞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爲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于墊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

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永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可以人力而成者。况河渠乎。管者河決瓠子。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璧。令羣臣負薪。卒以。填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盖以人力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爲患。特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帶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爲急。若都憲

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
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此以洩
水爲用不同而爲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而歌者
乎用書此爲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